

王荆公文集

王臨川文集卷三

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泯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耶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也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

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間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

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小耳。既而見足下衣冠屢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緣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漕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彊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滯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澗可立而涸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滯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

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聽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注釋開河

鄧邑河也介甫知鄧時杜綱為河東轉運使故上書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萬百穀

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阨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

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必許可
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
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
見矣嘗謂朋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文字自著
見然後已邢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
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
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
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
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
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
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

足下姑自重毋輕議筆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冠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他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為己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

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

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注釋田正言

田正言良方正策第一嘗為諫
仕至太博樞密使集中有碑銘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維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結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為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

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各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注釋杜學士

杜為河東轉運使未幾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改河北轉運使

上即侍郎書

某啟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

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明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賤。究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檢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鄞於州為大邑。某為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

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杆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棰以督之鞭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必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

閣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施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怨所

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閭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
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
云

上凌屯田書代人作

俞跼疾蠶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
則必欲然以為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跼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跼之心
其族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
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
兩世之極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
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
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
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
窮人之俞跼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難某之病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

不謀於邇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幾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問或俳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廨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名敢自益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